

胡春沐著

中國男兒

光明書局刊

光 明 戲 劇 叢 書
舒 湮 主 編

中 國 男 兒

胡 春 冰 著

上 海 光 明 書 局 印 行

民 國 廿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

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刊發行



光明版
叢書
中國男兒
(全一冊)

著作者
胡
春
冰

主編者
舒
湮

印刷者
光明印刷所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電話九六四二〇

光明書局

支店
昆明
重慶
桂林
柳州
金庫

「光明戲劇叢書」總序

這兩年半以來的民族解放戰爭，證明了文藝爲國家服役的功績；特別是戲劇部門的幫助教育羣衆，紀錄抗戰史實，宣傳反侵略真諦，動員民衆保衛國土……它把國民的精神武裝起來，協同完成偉大的任務。這一切將是中國戲劇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。

在我們這裏，劇運的工作更是處於艱苦卓絕的奮鬥中。由於劇運同志們的堅韌不拔的毅力，在這焦土上已經建立了話劇的強固的堡壘。我們雖無法自由地去開展工作，而經過兩年來在地層底下辛勞的磨鍊，塹壕早經築成了。可是，有

17
二
的堡

量是不夠的，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餉糈，使工作持久下去，不但是供應現時的需要，並且遠及將來的需要。

我們熱誠地響應遠方友人的「生產運動」提議。我們相信秉着這裏的優良的傳統與人力，這工作必然會有相當的成就。

「光明戲劇叢書」的刊行便是爲了擴大劇運的影響，推荐優秀的劇作，提高寫作的水準，以求解決當前的問題的。希望全國劇運工作同志與劇作家們，能懇切地賜予我們援助與指示。

是爲序。

舒湮

一九三九年十一月

中國男兒

五幕六場大悲劇

本劇排演及攝製電影權屬於著作人

自序

「女人」對於我，始終是一個動人的題目；以前，我可以說是一個女性崇拜者，我常常想在戲劇裏面寫出「母性復興論」，對在私有制度下受着兩重壓迫的「人們」深深地表示其同情與敬意。但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初秋，這崇高的情緒之源泉却給了我不少的煩惱，在意識上，她們應該在整個的戰鬥中解放自己；在實例上，我所接近的女性却只能使我懷念起「紅與黑」的兩個女主人來。因此，Vanina Vanini 成了我心目中女性的典型。她日夜地纏繞着我，我想在我的頭腦中殺去法尼尼，正如用整個的洪流應該使一切的法尼尼們無從得救一樣。

中華藝術劇團要唐叔明小姐演一個戲，我便乘這機會把「中國男兒」寫了出來。生活在極繁忙不安的情況裏，夜晚要通宵地工作；只有白天，在不斷的孩子喧鬧與來客絡繹

的斗室中，斷續地寫了一個禮拜，才把牠寫完了。這戲並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劇本荒或爲新階段戲劇樹什麼楷模，不過牠更能指出劇本荒是如何地嚴重，和好的劇本是如何地被要求着罷了。

這個戲寫好之後，中藝會於三月底六月底三度上演，由歐陽予倩先生導演，Cast如下：

何犇風 李景波飾

陳子正 張立德飾

王 三 葛 鑫飾

趙子虎 湯 琦飾

陳友蘭 唐叔明飾

田蕙芳 楊 薇飾

何適之 姜 明飾

夏振中 邱星海飾

美美 童 毅飾

李剛 奚 蒙飾

方大白 張慧靈飾

吳士求 譚光友飾

楊誠 藍 馬飾

歐陽先生對於這樣一個生硬的劇本，能夠使得牠光潤地演出，那種毅力和技巧真使得我銘感；可是我覺得生硬的劇作還是生硬地演出，更能保存牠原始的力量，所以在八月一日，廣東戲劇協會第一劇團在港上演了我所導演的「愛國男兒。」這時的 Cast 是：

田蕙芳 陳碧兒飾

何犇風 鍾啓南飾

陳子正 石 堅飾

王 三 何俊剛飾

陳友蘭 盧靜薇飾

何適之 方克飾

夏振中 梁福和飾

美美 海燕飾

李剛 李金中飾

方大白 謝申飾

吳士求 梁雲飛飾

楊誠 怒潮飾

廟祝 邱翔飾

這次「笨」的上演，使牠無論如何成了一個大悲劇。在陳友蘭身上找不出光明，而夏振中的錯誤足以壞事這一點，不過是現實很多的例證之一。不把「中國男兒」弄成喜劇，也許並不會不免於「悲觀論者」之譏吧？

由於歷史毫不容情地揚棄一切滓渣，由於舊教養之不能適應新環境，陳友蘭和夏振中之發生悲劇的關係是必然的呵！而這也可以看出另一光明的方面來。我敬愛一切我所創造出來的角色——他們或者是我曾經愛過的人的影子，或者是我的犧牲了的戰友的靈魂，我這紀念是還不夠「親切」的。

這劇本是一齣平凡的劇作，我所以敝帚自珍的原故，絕不是因為牠對現階段劇運會有什麼貢獻，而是因為牠所抹殺的正是「紅與黑」裏兩個女主人的陰影！

胡春冰 廿八年十一月，香港。

「時代」一九三七年深秋以後任何一個時候

「地點」任何一個古城外

「人物」

田蕙芳 四十多歲，表面上離了婚，自稱爲田太太，其實還是陳子正的伴侶和同志。

何犇風 五十多歲，警察廳廳長。

陳子正 五十多歲，犇風的老同學，可是和他做着極不相同的工作。

王 三 陳僕，以後到了警察廳做了副官。

趙子虎 警察廳的特務員，和其他的特務員沒有兩樣。

陳友蘭 二十三歲，陳子正和田蕙芳的女兒，有着最高的熱情，可是只用在征服一個男子的怪想頭上，「前途發現不了光明。」

何適之 何犇風的兒子，是「少爺，博士，祕書三體一體的人物，」是一隻典型的。

「無用的狗。」

夏振中 一個不忘記自己是中國男兒的人，可是深刻的矛盾，嚴重的錯誤，使他只做了前車之鑑。

警長

警甲

警乙

即使是這三位仁兄，也是狗性中還存在着人性。

美美

像陳友蘭，可是正是相反的例子。

李剛

從前是鋼鐵工人。

方大白

從前是農夫。

吳士求

進步的智識分子。

楊誠

改造了的小商人，美美的丈夫。

廟祝

吳士求之父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〔景〕這是陳子正家裏的後花園。右方是樓房的後門，高高的石級，上面是雕梁畫棟的花廳，從古色古香的窗戶紙上，看出不動的古玩和動的男女的影子。右前方的極端是一根粗粗的朱紅柱子。後方是叢綠的古樹，掩映着紅黃色的閣臺；偏左是一個木製的樓梯，通到閣樓上。左方偏前面是一扇小門，那是花園的便門，沿着左邊到後面，是一條長長的灌木和籐蘿繞成的矮矮的籬笆。後方樹下放着一個籐茶几，兩把大籐椅，右前方有一條石棧。

〔幕〕這是子夜。月亮的光已將全個角落照得和銀色世界一樣。在右方的窗戶上，放射着

紅黃色的光，和樹葉上的光輝成了尖銳的對照。草地上，春天昆蟲在那裏應和地叫着，但是給廳裏的爵士音樂聲和男女的笑浪淹沒了。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，穿着全黑的衣服，坐在石櫈上傾聽着裏面的談話聲，一動也不動。她看了看表，遠處教堂的鐘剛剛打十二點。她站了起來，扶着柵子，靜聽遠處的聲音。遠處，「哪哪」兩聲，是鎗響，又寂然了。這時，廳裏的音樂聲剛剛停止，一陣掌聲。婦人轉過大樹後邊，門開了，陳子正同何犇風走了出來，陳子正口裏唧着雪茄，很優遊自在，何犇風滿面殺氣，一望而知是一個警察總監。他們沒有看見那婦人，一邊走出來一邊談着話。

何子正兄，今天的聚會真快樂，我一年半以來都沒有享過這個福。痛痛快快地喝幾杯，看

陳總監，你也該散散心了，一天到晚地提心吊胆，替人家打天下，那又何苦？還是學我交交女朋友，種種菊花，吃吃喝喝，了此一生，真是輕鬆（Sheng）得多！

何不錯。你這顧問先生是問而不顧，算是會享樂。我自從腰裏掛起了一把刀，就連念佛經

的時候都沒有了。以前除去老朋友應酬應酬之外，還捧捧角，打打茶圍，現在什麼都不行了。那些漂漂亮亮的女人，看起來也還迷人，可是仔細一考究，說不定就是土匪派來要咱們的命的。要是那個土匪頭子夏振中沒有捉到的時候，我真是連覺都睡不着，那兒還能到你這兒來跳舞哪？

陳（一驚）呵，夏振中居然也捉到了？

何不錯，夏振中也捉到了。所以我今天特意帶了適之來，要他多一個機會和令媛在一起談談。像令媛那樣又聰明，又美麗，又活潑，真的，無論在那裏都是鶴立雞羣，假定小兒適之能夠有造化使友蘭小姐「彩鳳隨鴉」的時候，那真是寒門之幸哪。

（王三上。看見他們正在談話，他沒有出聲，替何彝風點上香烟，又退立一邊。）

陳說那裏的話，就怕我們高攀不上呢。我跟您是老同學，雖然趨向多少有點不同，可是性情總算還相投，有時候談談，倒可以忘記一下人生之痛苦，只要你不逼着我去山田顧問那裏去當差，那就更好了。